

福建大學
經濟學論叢

王正南著

中華正氣出版社印行

經濟科學論叢

王亞南著

中華正氣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版

經濟科學論叢

每冊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

版權
所有

著者 王

亞

南

發行人 彭

健

華

發行所 中華正氣出版社

江西贛縣生佛壇前四十八

電報掛號三六五二

印刷所 中華正氣出版社印刷廠

序言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於南京整理

——本書的序言——

這裏所集印的十篇經濟理論的論文，其中，「經濟科學論」，「政治經濟學上的人」，曾刊載於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的經濟科學；「政治經濟學上的法則」曾刊載於桂林的文化雜誌，「經濟學與哲學」曾刊載於時代中國，「政治經濟學及其應用」，「政治經濟學對於現代戰爭的說明」，及「政治經濟學在中國」，曾刊載於第七戰區編委會出版的新建設，而「政治經濟學之歷史發展的跡象」，原題爲「現代經濟思想演變的跡象」，曾刊載於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的中山學報，只有「政治經濟學上的自然」，尚未發表，而最後一篇「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派經濟學」，則已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出版的中山文化季刊排印中。

這十篇論文雖然是分別獨立的，但作者在寫作第一篇時，即計劃到全部待寫的題目，所以通體看去，還不難發現其連成一氣的脈絡和系統。作者對於經濟學的基本認識，在「經濟科學論」中表現得非尋常明白。「人」與「自然」兩個因素，是經濟學研究者在經濟之科學研究上，最難於理解的，因此，乃有「政治經濟學上的人」和「政治經濟學上的自然」的寫作。對經濟學研究對象中「人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有了明確的概念，能正確把握經濟法則，而法則本身又是關係哲學的問題，所以，在書中排列的程序上，緊接着「政治經濟學上的法則」就是「經濟學與哲學」。這幾篇，對經濟學的理論，其方法論，其認識論，已算有一個梗概的說明了。接着，再把「政治經濟學及其應用」問題的提

出來，表明上述的經濟理論與經濟法則，並不是從我們頭腦子裏抽象出來的，而是由現實經濟演變過程中，由實踐的要求中，逐漸去發現的去形成的。爲了證示這種歷程，「政治經濟學之歷史發展的跡象」，爲我們作了歷史的補充。而「政治經濟學對於現代戰爭的說明」，則可在這裏提供「應用」的傍證。最後兩篇，「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派經濟學」，是找頭一篇「經濟科學論」中所提出的研究經濟學的基本要求的「實踐」。「政治經濟學在中國」，是一般的批論中國人研究經濟學的作風，而「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派經濟學」，則是更具體的說明中國經濟學界的「昏迷」狀態，並由是指出那種狀態對於中國經濟改造，有何等不利的影響。

自然，從我之所謂中國人研究經濟學之實踐意義來說，這個「論叢」除了尙論經濟學的一般性質外，其餘只不過涉及了中國人研究經濟學之「毛病」的消極方面；我們究應怎樣研究，研究什麼，作者個人意想所及的，將由最近即將付印的「中國經濟原論」一書予以解答。

作者在立論行文上，原已儘可能避免艱澀，但因爲間嘗希望設法提高中國有關經濟科學研究的水準，故各論文中之詞意，或不免有使一般經濟學入門研究者，不易完全通釋的地方。

此外，這部書中有許多見解，迄今尙不會脫却「個人私見」的性質。任何一個有研究態度的人，一方面儘管希望他的「私見」，能成爲大家共同的意見；同時却也歡迎大家很坦白的用他們各別的「私見」來評量他的見解。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於坪石野馬軒

經濟科學論叢目錄

經濟科學論

——討論的範圍——經濟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經濟學是在實踐過程中形成的科學——經濟學是要在實踐要求上去理解的科學

政治經濟學上的人

——科學研究方法上的常識問題——表現在經濟活動上的人性——「經濟人」被歷史學派殺害了——古典學派與大利學派之「經濟人」的社會基礎問題——資本主義社會最典型的人——勞動的人化與勞動者的物化——人類的合理關係不能在政治經濟學上得到實現

政治經濟學上的自然

——自然與社會——對於自然認識之經濟學史的發展——由勞動價值論上的自然因素問題到土地地

粗論上的自然因素問題——自然實質問題是經濟學的試金石——經濟學教我們如何縮減通過「自然發展階段」的痛苦

政治經濟學上的法則

——關於經濟法則問題的提起——法則是什麼——經濟法則是什麼——經濟法則被發現的自然順序——經濟法則被研究被發現的歷程——經濟法則的妥當性的限界——經濟法則的絕對性、一般性、永恆性的問題

經濟學與哲學

——經濟學與哲學的分野——兩者的共通性與關聯性——經濟學由哲學的分離過程——在現代市民哲學感染下形成的經濟學——經濟學在哲學方面的成就——結論

政治經濟學及其應用

——問題的展開——論經濟學的應用，富有測驗，批判，選擇和運用一般經濟理論的意圖——英國經濟學者把經濟政策混同在經濟學中研究，德國經濟學者把經濟政策當作經濟學研究——當作民族

生存鬥爭武器的經濟學與當作社會生存鬥爭武器的經濟學——幾個顯明的提示

政治經濟學之歷史發展的跡象

——從現代經濟思想本身說起——經濟思想有不有它自己發展的規律——現代經濟思想的演變，在其一般程序上，似由具體的實踐的知識，轉化爲一般的抽象的理論體系，但這種認識的妥當性，有一個限界——現代經濟思想的演變，在其注意重心上，似先由流通問題，次及於生產問題，再次及於分配問題，最後臨到消費問題，但這種認識，不僅是指着現代經濟思想的一個斷面，而且這一斷面，還是言其演變跡象，並未意味着何等歷史定則——現代經濟思想的演變，在其一般的動態上，是以批判而開始，又以批判而終結——研究現代經濟思想發展的幾個基本認識

政治經濟學對於現代戰爭的說明

——歷史·法則·預言——在世界經濟基礎上進行的世界戰爭——在世界經濟機構裏釀成的世界戰爭——第一次大戰與世界經濟問題——從德日兩國社會經濟組織中發出的戰爭信號——經濟運動法則與戰爭性質的可能轉化

政治經濟學在中國

——當作舶來品輸入的政治經濟學——我們是在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我們一向在研究怎樣的政治經濟學——我們應以中國人的資格研究政治經濟學

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派經濟學

——題旨的說明——奧大利學派經濟學的正體——奧大利派經濟學向世界傳播的原因——輸入中國的原委——中國經濟學充滿着奧大利派經濟思想的實話——從經濟實踐上反映出的奧大利學派的經濟意識——奧大利派經濟學對於民生主義經濟山理論到實踐的背離——經濟學者的責任

政治經濟學在中國

——當作舶來品輸入的政治經濟學——我們是在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我們一向在研究怎樣的經濟學——我們應以中國人的資格研究政治經濟學

經濟科學論

一、討論的範圍

經濟科學是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之較為嚴格較為鄭重的表現。

把經濟科學作爲對象來研究，可能要涉及它的許多方面。它具有如何的性質，它被構成爲一門科學的各種法則，究有如何的妥當性，它那各種法則，是從現實經濟關係中被發現出來，抑是我們爲了認識的便利，或爲了實現某種預懸的經濟理想，依據實際經驗，予以觀念的構成的結果。所有這些方面的探問，都似在逼着解答一個問題，即經濟學是否已成功爲一種科學——一種與自然科學有同一規律性同一妥當性的科學。

這是一個千百次被提出來，千百次被解答過了的問題，我不想在這裏比論各家各派的解答，並品衡它們各別合理程度的限界。我只想把我自己關於經濟科學的認識描述出來，不論我所描述的，究是它的正體，抑是它的某一個側面。

我認爲：經濟科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是在實踐的應用的過程上形成的科學，是要在實踐的應用的意義和要求上才能正確有效的去研究去理解的科學。

這三點，是我要在下面展開的說明。

二、經濟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

一般把經濟學頭上，冠以「理論」二字，表示與所謂實用經濟學相區別。在說明的方便上，我並不反對把經濟學中，某些有關技術性或技術性較大的部門或方面，包括在實用經濟學這個名詞下面來敘述。但我在這裏所強調的實踐的應用的科學，却是另一種概念。「實用」，是就技術上立場，而我所要說的「實踐的」「或應用」的云云，却主要是從社會方面立論。在這種理解上，說經濟學是一種實踐科學，那實在寓有糾正一般常習與故智的用意。經濟學是適應資本主義經濟要求，照應資本主義經費現實，而產生的一門科學。在其發生的意義上講，它的實踐性是非常明白的。但當它大體具有科學的內容，而成功為一門科學的研究之後，大約因了下面這種事實，它的實踐性，就漸漸不光明朗了，那事實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本身，既由它的向上發展階段，轉到向下發展階段了，它的光明面就漸漸被其陰暗面所籠罩，它不需要正視現實，曝露現實，或經濟之科學的研究，却反而需要掩飾現實，脫離現實，或經濟之玄學的研究了。約在十九世紀初期，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就由英國的大衛·里嘉圖(David Ricardo)，法國的西斯孟第(Sismondi)宣告結束。以後，經濟學愈來愈被戴上「理論的主冠」，而把它的實踐性逐漸抹煞。西斯孟第上的大著經濟學新原理(一八一九年)，里嘉圖的大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一八一七年)出版後不到十餘年的光景，西尼爾教授(Prof. Senior)就大聲疾呼的要將經濟學放置在幾個基本命題的基礎之上，改造成為「演繹的抽象的科學」。他的經濟學基本綱要(一八三四年)，就是準備作為這種科學的標本。他極力主張一切主義式的說教，一切社會改良的提案，一切受支配的階級的

或意識的關係，都當排除淨盡。然而，他在孟徹斯特的紡織資本家招晏之餘，就有了延長勞動時間的新發現（說利潤是十二小時勞動日最後一小時無給勞動的產物）——言外是表示勞動者不工作到十二小時，資本家的利潤便無着落，資本家爲什麼要得利潤呢？他有另一種新發現來說明，即「把生產工具的資本，辭，改作節慾」，利潤是節慾的報酬。他這些大發現，似乎都是某種「意識關係」不曾排除淨盡的結果。從此，我們可以約略知道：任何把經濟學玄學化或「純理化」的企圖，不過是在消極意義上從反面來行使實踐。經濟學的實踐性愈大，需要把經濟學純理化的要求也愈大。爲了避免強暴的污害，愈是美麗的女子，就愈要塗飾得醜惡。西尼爾教授以後，由英國傑芬斯（Jevons）發其端緒的經濟純理研究，就由奧大利派諸經濟學者「光大發揮」，以致使經濟學完全脫離實踐，一直到輓近，經濟學上的討論，更加與經濟現實背道而馳了。資本家社會最關心的經濟恐慌問題，經濟學者很巧妙的行使「精神治療」的手術，把恐慌的研究，歪解爲「景氣」的研究，結局，就連英國資本家代言者的新聞社論，也發出這樣的怨聲：「我們關於電子運動的速度，較之關於貨幣運動的速度，知道得更多。我們關於宇宙體系中地球繞日的循環，較之關於產業的循環，知道得更多。我們能够預言不可見的及不能達到的遙遠的天體運動，較之我們能够預言恐慌的終結，是無比的正確。」（見張譯里昂捷也夫政治經濟學教程）經濟學家真難做了，一方面希望他們講謊話，一方面又希望他們說真理。假使預言資本家社會的潰滅，和預言地球和木星相碰有同樣的自由，則資本主義的終結，就是恐慌終結的預言，恐怕比世界末日的預言，還要正確。

但我們可以把話說回來，從上述這件事實的正反兩面來說：經濟學的實踐性，經濟學是一門實踐科學，卻並不因爲經濟學者們具有某種「意識的關係」的歪曲，而更形曖昧。

第二章、經濟學是在實踐過程中形成

惟其經濟學是一門實踐科學，他的形成，就顯然是不絕通過實踐，不絕應用的結果。從這裏，又表現了經濟科學之歷史的性恪。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在它的各發展階段，都有其不同的經濟現實。從而，是受着不同的經濟法則的支配。把各別經濟發展階段的經濟法則發現出來，就是經濟學的任務。所以，經濟學在以整個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為研究對象的限內，它無疑是在適應這各發展階段的實踐要求。亞丹斯密的經濟理論，表現為初期資本主義向封建殘餘及重商體制爭取自由山大量生產的思想武器；里嘉圖馬爾薩斯（Malthus）的經濟理論，表現為盛期資本主義，對新起的無產者階級及其衛護者，同時又是其（資產階級）內部互訂的思想鬥爭的實話；奧大利派經濟學及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則分別表現為後期資本主義內部展開的兩大對立階級（資本家階級及無產者階級）之思想鬥爭的實話。從不同實踐要求所體現的經濟理論，在其發展過程上，由於經濟現實一方面逐漸排除非資本主義成分，而益發成為「純」資本主義的屬性，益發適於科學的研究，同時，又逐漸在「純」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益加繁複其資本主義成分的內容，益加需要科學的研究；此外，經濟思想在其自身發展演變的過程上，又日益由「累積」與「深化」，而增加其科學研究的可能，於是，經濟學的形成，就表現為「由實踐的到理論的」外觀，使那些需要從反面來把握經濟學之實踐性的經濟學者，特別是奧大利派經濟學者，振振有詞的把經濟理論，當作與經濟現實變動無關的「純理」來處理來研究了。

這樣，經濟科學在其形成過程上，就不會須臾離開實踐，雖然對於它的歷史的實踐，須得從它的正

反兩面來加以解釋。

四、經濟學要在實踐的意義與要求上去正確理解

經濟科學既然是實踐的，既然是連續通過歷史實踐過程而形成的。我們對於這門科學的研究，就顯然不能像研究數學或物理學一樣，忽視它的社會性質。事實上，我們如其不能把握其現實的社會性質，就無法研究，而且也用不着研究了。一般社會科學的理論，都不能離開它所體現的社會現實而得到理解。不明瞭亞丹斯密的時代要求，他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說教，均將成為沒有意義的囁語。如中國某名經濟學者，把中國人民的無組織，「一盤散沙」解釋為「太自由主義」了，從而結論「中國不需要自由主義」（見馬寅初中國經濟改造）那真是在玩弄「概念的魔術」。不理解現代經濟上的自由主義的真精神，根本就是由於不理解斯密時代的經濟實踐要求。這同另一位名經濟學者（大概是李權時博士罷）把王莽新政中的六筭五均，解釋為輓近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的統制主義經濟的濫觴，是同樣「望文生義」的胡說。如其他們如此這般的理解，單是爲了「自我滿足」的研究興趣，當然有他們的「自由」，但他們在「主張」了；以不顧實踐性的研究成果，拿來適應實踐的要求，這就不僅說明了中國的「經濟學的貧困」，同時也還反映了中國經濟的貧困。

事實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各經濟發展階段的理論，就在資本主義社會，也只認定它們在各經濟發展階段是合理的，是可以作爲現實經濟活動之指南來運用的。前一經濟發展階段的理論，往往不但不能幫助後一經濟階段的發展，且還不免變爲其發展的障礙。一般的理論，在特別階段之妥當性的限界，特定

經濟階段的理論，在表象類同而本質相異的社會的妥當性的限界，都說明經濟學研究者，不能太素樸，太大意了，太把研究看得輕易了。「求知」原不難，難在「明變」。以中國人的地位來研究經濟學，至少應知道：中國社會是在那個經濟發展階段，在全世界經濟系列中，是處在怎樣的地位；那些經濟理論，會給我們那種經濟地位之改善以妨礙，那些經濟理論，可能給予我們那種經濟束縛之解放與改造以幫助。這是我們不單爲了興趣，不單爲了個人「文化消遣」而研究經濟學的人們，所應特別關心的問題。我會把以次幾點意見，作爲現階段中國經濟學界共勉的要求：

第一，我們由經濟學的研究，正確認識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所由產生、發展及其衰落的原因，看那是由那些基本運動法則的作用。它的必然趨勢，由此得到把握了；它在當前所表露的破綻、矛盾、衝突、以及拚命由戰爭方式來掙紮的諸般現象，乃可得到合理的說明。

第二，我們由經濟學的研究，確實認明資本主義對於落後的中國經濟，發生過何等影響，是有害的還是有利的，是妨礙的還是促進的。資本主義在它的各發展階段（初期、盛期、後期、晚近的沒落期），對於各殖民地乃至次殖民地，必然會採行一些「因時制宜」的不同的侵略政策，把握了它們的侵略政策的演變動態，一定大有造於中國經濟解放鬥爭上之戰略的確立與實行。

第三，我們由經濟學的研究，掃除一切礙於中國經濟改造的觀念上的塵霧，那些塵霧，不僅是關於經濟本身方面的，同樣是關於經濟學以外的一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面的，因爲經濟學是最有現實性和最有基本性的科學，能够在經濟學上把握住正確理論的核心，則帝國主義歷來在中國有意無意直接間接散播的文化侵略種子，乃可因以廓清。

第四，我們應由經濟學的研究，明確知道中國社會經濟改造發展所必須與最可能進行的途徑，由此

認知，現階段的中國經濟，何以定要澈底實行民生主義經濟政策的原因。

合。我們研究經濟學如能有這幾種基本認識，那就算是把經濟科學看做實踐的科學。反之，經濟學的實踐性，也只能經由這樣的研究，而表現出來。我以上述四點意見，致希望於中國經濟學界，同時更以此勗勉自己。

政治經濟學上的人

一、科學研究法上的常識問題

把人作為對象，可從種種觀點來予以考察。事實上，人確曾在各種科學領域或各種學問體系上，被研究到，被考察到了。在人類學上，在生理學心理學上，在各種社會科學上，乃至在哲學及神學上，人曾被分別的顯示出不同的特質，不同的品格，不同的姿態，但不論那門科學或學問體系，它關於人的研究或考察，都只涉及他的全體生活的一個斷面；而且，愈有科學性的研究，便愈只能把握他的一個生活的斷面來描述。我們如果在人類生理組織的研究上，把政治的、倫理的、乃至神學的關於人的諸般概念，混湊在一起，那就根本無法探究出人類生理組織的有機作用及其特徵，從而，根本無法形成現代生理學這門學問。對於其他各種科學的研究，亦是如此。

這已經是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上的普通常識。然而在事實上，這普通的基本常識，却並不常為許多自命為科學家的研究者所重視。在經濟學研究的領域內，就常常發生這個常識問題。